

Г р а н и ц ы л ю б в и

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

六十年的思念纠缠两人一生

爱情的边疆

李 高
洲 满
堂

著

一个女人的爱情史诗

..... 从天真浪漫守望到华发苍颜

作家出版社

爱情的边疆

高满堂
李洲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情的边疆 / 高满堂 李洲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8.3

ISBN 978-7-5063-9895-4

I. ①爱… II. ①高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25167号

爱情的边疆

作 者: 高满堂 李 洲

责任编辑: 韩 星

特约编辑: 王亚宇

装帧设计: 刘红刚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×240

字 数: 460千

印 张: 25

版 次: 2018年3月第1版

印 次: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895-4

定 价: 46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第一章

秋风起时，正是黄叶扑向大地的时刻，当一阵阵秋风来得凶猛，簌簌落下的叶子，奔涌着投入大地的怀抱。

一九五八年的这个秋天，对于万声来说，注定来得不平凡，他在新生入学的这一天，遇见了文艺秋。

万声的脑海里，永远记得的是，那天天气很差，天空乌云密布，风很大。校园内，旗杆随风抖动着，旗杆顶端的五星红旗剧烈飘摆。

北京广播专科学校，这所著名的学府，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生来说，他们充满了无限好奇。三百多名新生聚在操场上，他们大包小裹，青春洋溢，兴奋地互相介绍着家乡，彼此认识着，谈笑着，等待着大喇叭广播通知分班的安排。

文艺秋的包裹很重，她费力地要把包裹背在身上，一只手按住包裹。

一旁的万声看她很吃力，连忙说：“同学，你的包太沉了，来，给我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不用，我能行。”

万声说：“给我吧。”他说着提起文艺秋的包裹。

文艺秋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万声说：“不用客气，毛主席说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，互相爱护，互相帮助。对了，我叫万声，上海人，你呢？”

文艺秋说：“我叫文艺秋，辽宁大连人。”

分班结束的时候，他们被分到了一个班。于是，他们一起边聊边走，只有秋风，追在身后，呼号不停。

风如巨掌，像是一把捂住了人的嘴，行走在风中，被刮得喘不过来气。

新的学期开始了，同学们迎风去操场排队，等候着升旗。大风呼呼袭来，搅

2 | 爱情的边疆

了个尘土飞扬，旗杆顶端的红旗突然滑落，落到一半又停住了。几个新生跑到旗杆下拽旗绳，可是红旗卡住了，上不去下不来。

万声跑到旗杆旁，他迅速地爬上旗杆，文艺秋和众新生紧张地望着他。万声盘在旗杆上，解着旗绳，闻讯而来的老师崔雨浓和其他几位老师，立刻分开人群。

崔雨浓担心地高声说：“同学，你赶紧下来，小心摔着！”

随风而来的雨水，肆无忌惮地滴落下来，转而瓢泼而下。

文艺秋和同学们纷纷跑到屋檐下避雨，只有万声，依旧沉着冷静地解着旗绳。

崔雨浓继续高声地说：“同学，你别弄了，赶紧下来！”万声跟没听见一样，继续解着旗绳，崔雨浓的叫喊声，很快就淹没在大雨里。

大雨一直下着，良久，只听万声高声呐喊：“升旗！”崔雨浓紧拽旗绳，五星红旗徐徐升起。

大雨中，万声盘在旗杆上，望着天空，激情饱满地朗诵着《海燕》：“在苍茫的大海上，狂风卷集着乌云。在乌云和大海之间，海燕像黑色的闪电，在高傲地飞翔……”

雷声轰鸣中，他的声音也像直插入闪电之中，崔雨浓焦急地冲他喊说：“赶紧下来，小心触电！”

万声依旧声情并茂地朗诵着，他就像盘在旗杆上的一只海燕，傲然屹立。这时，一个新生走进雨中，高声附和着万声，众新生看了，也都纷纷走进雨中，大家齐声朗诵，震天回响。

电闪雷鸣中，整个世界仿佛都挂着从天而降的雷电，冰冷的雨水从乌黑的天空扑扑而下，每一滴雨水都是直奔而来，噼里啪啦作响。

万声终于意识到了危险，吓得从旗杆上猛地滑下来，抱头跑到屋檐下，文艺秋和同学们也都散了去。雨哗哗地下个不停，大家蜂拥着往教室跑去。

文艺秋、万声和众同学们坐在教室内，他们一个个都被雨淋透了。万声和文艺秋是同桌，崔雨浓走到万声近前，望着他问：“万声，你是在向维克致敬吗？”

万声不解地问：“维克？崔老师，请问维克是谁？”

崔雨浓来回踱步，良久，说：“看来我们这第一堂课要从苏联广播史开始了。讲苏联广播史，首先要提到一个人，那就是苏联播音员尤里·鲍里索维奇·列维坦。一九三四年，十九岁默默无闻的列维坦被斯大林选中成为苏联的首席播音员，自此二十多年的苏联重大消息都经他之口而让世人知晓。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，列维坦共宣读了两千封苏联新闻社的通告，其中战争开始和胜利的消息都是由他宣布的，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称列维坦的声音‘抵得上整整一个师’。”

同学们静静地听着，崔雨浓接着说：“讲到苏联的播音员，我们还需要提到

另外一个人。在卫国战争的一场战役中，广播员被炸死了，通讯设备被炸毁了，苏联士兵们被枪炮压在战壕里，失去了希望，失去了斗志，播音声突然传来，那是幼稚的声音，却又是充满力量的声音。苏联士兵透过浓烟望去，不远处的电线杆上，一个孩子擎着一只铁皮喇叭在播音，苏联士兵们被感动了，他们纷纷拿起枪，冲出战壕，最终取得战役的胜利。那个孩子叫维克，当时年仅十五岁，今天他已经成为苏联著名播音员。”崔雨浓动情地讲述着苏联广播史及广播在苏联人民生活中的重要性。在那一场场战争中，广播如同一面鲜亮的旗帜，鼓舞着士兵前进。广播员不畏牺牲，穿梭在枪林弹雨之间，每一个嘹亮的声音，都是血染的风采。崔雨浓的眼前，浮动着战场的画面。文艺秋听着，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，她仿佛看到了那场战争，腥风血雨，惊心动魄。

一节荡气回肠的课结束之后，文艺秋的双眼哭得通红。接着，崔老师又进行了班干部选举，万声不负众望，当上了班长。

文艺秋心潮难平，她向崔老师打听哪里能听到维克的播音。崔雨浓沉思了一会儿，告诉文艺秋，在卫国战争中，维克负伤了，当他养好伤后，成为了莫斯科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，可最近一年他的声音消失了。

文艺秋连忙问：“为什么消失了？”

崔雨浓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。怎么，他的故事让你难以释怀？”

文艺秋说：“没有，我只是想听听他的声音，就当学习了。”

崔雨浓说：“爱学习是好事，等他再播音了，我一定告诉你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谢谢崔老师。”

崔雨浓说：“眼睛这么红，不会是得了眼病吧，要不去医院看看？千万别耽误了。”

文艺秋点了点头，说：“崔老师，我没事了，您去忙吧。”

等崔雨浓的身影远去，万声说：“崔老师要是不说，我还没看出来，你的眼睛真的肿了。”

文艺秋客气地说：“万声同学，我要回宿舍了，再见。”

万声不放心地说：“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”

文艺秋婉拒说：“我的眼睛很舒服，不用去医院。”

万声依旧热情地毛遂自荐说：“我知道你们女生胆子小，不用怕，我陪你去。”文艺秋再度婉拒，随即远远走开，望着她离去的背影，万声有点怅然若失。文艺秋的脑海里，崔雨浓所讲述的战场画面，盘旋不走，让她莫名心慌意乱。

万声追着文艺秋，是想让她参加班级联欢会。

秋夜风凉，教室里却是一片喜气洋洋，张贴着趣味剪纸，悬挂着五颜六色的

4 | 爱情的边疆

气球。同学们围成一圈，万声站在中间空地上主持着班级联欢会，掌声和欢呼声不断。同学们热情洋溢，各自表演拿手节目，玩得不亦乐乎。只有文艺秋，悄悄地走了出去，她的一举一动，万声都看在眼里，他紧随着文艺秋出来，叫住了她。

万声说：“文艺秋同学，你去哪儿呀？”

文艺秋说：“我困了，想回去睡觉。”

万声说：“这是班级集体活动，怎么能说走就走呢，得有组织有纪律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我身体不舒服，回去休息不可以吗？”

万声关切地问：“眼睛不舒服？”

文艺秋敷衍他说：“对，就是眼睛不舒服。”

万声紧张地说：“让你去医院你不去，这回好，难受了吧，这样，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跟老师请个假，然后陪你去医院。”文艺秋一听躲不过，不再理会万声，径直走了。谁知万声如影随形，跟在她身后，说：“我看你就是害怕了，不敢上台演节目！”

文艺秋站住身，心想“这人真是啰唆。”转而又说：“谁说我害怕了？”

万声说：“我看你就是不敢去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随你怎么说。”文艺秋说完就走，这时，一位同学走了过来问：“班长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”

万声说：“文艺秋同学想表演个节目，找我商量商量。”

同学说：“看来要亮真本事了，赶紧进去啊。”

万声说：“文艺秋同学，我们走吧。”文艺秋无奈地瞪了万声一眼，跟着他回到教室。

教室里，万声高声宣布说：“同学们，下面请文艺秋同学给我们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？”同学们笑着鼓掌，万声的掌声更为猛烈，拍得两只手都痛了。文艺秋走上台，她很紧张，良久，她长出一口气，说：“我叫文艺秋，辽宁大连人，大连俄语专科学校毕业，我给同学们朗诵一首普希金的诗。”文艺秋话音一落，在万声的领掌下，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。文艺秋朗诵着《致大海》，万声目不斜视地注视着她，也许是太过紧张，文艺秋竟然忘词了，她一下子不知所措。

万声立刻接下话，以此来化解她的尴尬，说：“这首诗太感人了，文艺秋同学朗诵得多好啊，她已经哽咽了，好了，我们进行下一个节目。我们的崔老师是延安时期的老播音员，让崔老师给我们演个节目好不好？”同学们一听，立即起哄，欢迎崔老师表演节目，在一片欢声笑语中，崔雨浓走上台，为同学们流利地播报《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》，他的声音洪亮，铿锵有力，引起同学们热烈的掌声。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，班级晚会落幕了，万声的目光，始终追随着

文艺秋，她就像落在他眼前的小太阳，光芒万丈。

新的生活，新的一天，同学们已经进入了紧张的学习之中。

崔雨浓站在黑板前，说：“这节课我们讲讲播音气息控制训练，呼吸控制的基本要求是吸得多，用得少，要稳健、持久、自如。理想的状态是吸气一大片、呼气一条线，气断情不断、声断意不断。训练方式分为快吸快呼，慢吸慢呼，例如在吸气时，深深吸足一口气，然后数数，嘴上用力，发音之间不要闭住声门，不要跑气换气，能数多少是多少，尽量多数。这样，我们就数枣，一个枣，两个枣，以此类推，同学都试试，看一口气能数多少枣，看谁数得多。”

崔雨浓话音刚落，常富贵就举起手。

崔雨浓说：“常富贵同学敢为人先，很好，开始吧。”

常富贵深吸一口气，数着：“一个枣、两个枣、三个枣、四个枣……”此时，万声传纸条给文艺秋，无论他写什么，文艺秋一律回复“认真听课”，万声的纸条又一次传来，上面写着：“我想跟你学俄语。”

看着万声锲而不舍，文艺秋也有点急了，在纸条上写着：“认真听课！否则告诉老师！”万声在纸条上写字，再次挪给文艺秋，文艺秋用书盖住纸条，然后举起手。

崔雨浓说：“文艺秋同学起立。”

文艺秋站起身说：“崔老师，我想试试。”

崔雨浓说：“很好，希望大家都能积极主动，活跃起来，开始吧。”文艺秋深吸一口气，开始数枣。万声长出一口气，静心聆听，他的心里眼里，尽是碧波荡漾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。

课堂上，万声有些心不在焉，终于熬到了吃饭时间，同学们端着饭盒，递上饭票，排队领饭。文艺秋端着饭盒坐在桌前，万声端着饭盒走了过来，坐在文艺秋对面，说：“你快把我吓死了。”文艺秋没说话，万声低声地说：“你倒是看完我写的是什么再举手啊。”文艺秋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认真吃饭！”

万声说：“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怕你还不认真？”

万声说：“认真认真，吃饭吃饭。”于是，两个人不再多言，闷声吃饭。

直到回到宿舍，文艺秋才翻开书，望着纸条，纸条上面写着：“缴枪不杀！”文艺秋笑了，她合上书，掏出本子，拿起笔，在本子上画着，一个人脸的轮廓出现了，她又笑了，眼角眉梢处，就是一朵朵的花开。

年轻人饱得快也饿得快，吃完上顿想下顿，心眼里还总是惦记着解馋。

全聚德烤鸭，久负盛名，烤鸭店外，人群熙熙攘攘，买烤鸭的人很多，排着

长队。万声、郑兴旺、常富贵也约在一起，排着队等候。

常富贵说：“这烤鸭的味真香啊，我在东北老家就听说过全聚德烤鸭，这回终于见到真的了，这色儿，这味儿，这油儿，馋死我了。”

郑兴旺说：“我馋得嘴都干了。”

常富贵说：“还能把嘴馋干了？”

郑兴旺说：“唾沫都咽没了，能不干吗？”

万声说：“郑兴旺，常富贵，你们看这么多人排队，说不定得排到什么时候呢，这样，你们把钱给我，然后回去吧。”

郑兴旺说：“那哪行，碰上困难得互相帮助，哪能扔下革命同志不管了。”

常富贵说：“就是啊，我们得共进退。”

万声琢磨着，良久，说：“人这么多，等排到咱们了，说不定烤鸭就卖没了。食堂快开饭了，你们赶紧回去打饭，给我也打一份，万一吃不上烤鸭，饭再没了，那不是鸭飞饭打了？”

郑兴旺说：“这话在理，要不我回去打饭？”

万声说：“都回去吧，不就半只鸭子嘛，我一个人够用。”

郑兴旺说：“好吧，那我们把钱给你，回去等鸭子。”郑兴旺说着，和常富贵一起掏出钱，把钱交给万声。

常富贵说：“班长，你的粮票呢？”万声从裤腰里兜掏出一沓粮票，抽出一张递给常富贵，常富贵接过粮票，和郑兴旺走了。

望着他们的背影，万声心里像是琢磨出了什么事情。

经过漫长地排队，万声终于买到了半只烤鸭。在街角处，他从书包里掏出纸包的半只烤鸭，脱下衬衫，把烤鸭包裹起来，然后闻了闻，又塞进书包里。

天空的云彩，像是涂抹在万声胸口的重重心事。

万声还没走入学校，就看到郑兴旺和常富贵站在门口等候着，张口闭口就是要烤鸭，万声搪塞说：“鸭子卖没了。”

郑兴旺难以置信地问：“真的假的呀？”

万声说：“不信你搜。”郑兴旺也不客气，立即就翻万声的书包，万声捂住书包说：“都是革命同志，该互相信任。”

常富贵说：“算了算了，这么远的道，班长也不容易，把钱还我们吧。”

万声说：“急什么，等再放假我上午去买。”

这时，郑兴旺问：“班长，你的衣服呢？”

万声说：“走得急，太热了，扔包里了，对了，饭呢？”

郑兴旺说：“屋里呢。”

万声说：“把剩下的粮票还我。”

常富贵以彼之道还施之身，说：“急什么，下顿不吃了？”三个人唇枪舌剑，争论不休地朝宿舍走去。

此时此刻，万声的心思完全不在与他们俩的争论上，他有他的谋划，找到机会，他就背着书包去找文艺秋。可惜的是，整个校园走了一圈，从文艺秋的宿舍到教室，也没有见到文艺秋的影子，万声只好背着书包回到宿舍。

郑兴旺和常富贵躺在床上，悄悄地注意着万声走了进来，又看他小心翼翼的，把书包塞进柜子里，然后端起脸盆，走了出去，两个人差点憋不住笑出声来。

微风载满星月，秋夜美得像童话里的光景。

万声守候在文艺秋的宿舍外，终于等到了文艺秋，他立即从书包里掏出用衬衫包裹的烤鸭，塞给文艺秋，转身就跑了。文艺秋疑惑地望着包裹，莫名其妙。

终于把烤鸭送出去了，万声可是放心了，开开心心地回到宿舍，看到郑兴旺和常富贵正练“狗喘气”。

万声说：“别练了，赶紧睡吧。”

郑兴旺说：“晚上吃撑了，睡不着。”

常富贵说：“我也是，练练消消食。”

万声上了床，没再和他们搭话，他蒙上被子，闭上眼睛，畅想着心里期待的场景。在万声的脑海里，文艺秋幸福地吃着他送的烤鸭，万声越想，心里就越是美滋滋的，不由自主地偷偷笑着，这个女孩，是他眼中一道亮丽的彩虹。

第二天上课时，文艺秋坐在桌前看书，万声偷眼看她，看不出她有任何表情。万声把书包塞进书桌，发现自己的衬衫包裹在书桌里。

万声低声地说：“你不用这么客气吧。”见文艺秋没搭理，万声继续说：“不吃算了，我留着自己吃。”

文艺秋问：“你想吃？”

万声说：“多好吃啊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那你回去慢慢吃吧。”

万声不解地问：“你不喜欢吃？”

文艺秋说：“真没看出来，你的口味挺独特的。”

万声说：“是吗？我家那边常吃，你家那边不吃？”

文艺秋说：“我家不吃那东西。”

万声说：“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你吃不惯那味道。”两个人正说着，崔雨浓走了进来，正式上课了，文艺秋认真听讲，再没和万声说一句话。

放学的时候，万声火速跑到宿舍，见屋里没人，从书包里掏出衬衫包裹，展

开，里面是一双又破又臭的布鞋。万声顿时愣住了，想起昨晚郑兴旺和常富贵的异样，恍然大悟。这时，郑兴旺和常富贵推门走了进来。

郑兴旺说：“哟，这屋里什么味啊？怎么这么臭啊！”

常富贵说：“是呀，臭脚丫子味儿，谁几天没洗脚了？”

万声说：“别装了，你俩是真够狠的。”

郑兴旺笑了说：“你也够歹毒的。”

万声问：“怎么发现的？”

郑兴旺说：“一进屋，就把包藏柜里了，能不让人怀疑吗？”

万声说：“你没经过我的允许，怎么能私自翻我的包！”

郑兴旺说：“我可没翻，就是拿鼻子凑到柜子缝闻了闻，是常富贵翻的。”

常富贵说：“我说郑兴旺，鸭子你吃了，得了便宜你还赖上我了？”

郑兴旺说：“常富贵，咱俩可是一条战线上的，别为半只鸭子掰了，得一致对外啊。”

常富贵说：“对，攘外必先安内。”

郑兴旺说：“班长，咱可说好三人花钱买鸭子，回来平分，你可好，动了私心眼儿，买回鸭子不吭声想独吞，这是什么罪？”

到了这一步，万声也不再想和他们俩纠缠了，说：“算了，不跟你们计较了，我的那一份呢？”

郑兴旺说：“常富贵，给他留的鸭屁股呢？”

常富贵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昨天半夜馋虫又出来了，把鸭屁股勾走了。”

郑兴旺说：“好小子，你敢吃两人份！”常富贵跑了出去，郑兴旺追了出去，剩下万声，独自叹气，这次算是丢人丢到家了。

又到了自习课，文艺秋调侃着问万声：“好吃吗？”

万声笑了笑，硬着头皮说：“味儿不错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看来你们上海人的口味就是独特。”文艺秋说着翻开本子，一个人物头像显露出来，万声望见了，问：“那是谁呀？”文艺秋急忙合上本子，万声接着说：“画得不错，哪天给我也画一幅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上自习呢，不要说话！”

万声说：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！”他说着，一本正经地看起书来。

每一天太阳都升起，每一天都希望满满地迎接新的开始。

这天，文艺秋在校园里走着，万声跑了过来，说：“文艺秋同学，我有个学习上的问题想跟你探讨。走，我们去校外说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有话在这儿说吧，什么问题？”

万声低声地说：“出校门往右走，第一个道口再右转，有重要的事跟你说，我先走了。”万声说完，如风一样急速离开。望着万声的背影，文艺秋跟了过去，看万声神秘秘的，她想知道个究竟。

天上的云彩，半明半暗，郊外的秋色，更加浓烈。

万声骑着自行车，文艺秋坐在后面，她说：“万声同学，你在哪儿弄的自行车啊？”

万声说：“借的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管谁借的？”

万声说：“我有个高中同学的叔叔在北京，我管他借的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真没想到你还会骑自行车。”

万声说：“这算什么，背着手我都能骑。”文艺秋难以置信，万声松开车把，背上手，文艺秋紧紧地抓住万声的衣服，说：“别闹了，快扶住了！”万声慢慢地张开双臂，自行车飞驰而去，只听一声惊呼，随着噼里啪啦的声音，万声和文艺秋摔下自行车，惨兮兮地坐在地上，旁边倒着自行车，一个车轮子掉了。

万声的胳膊擦伤出血了，文艺秋揉着腰说：“万声同学，你要探讨什么学习问题呀？”

万声说：“本来记着呢，这一下全摔忘了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咱们得赶紧去医院。”

万声问：“你摔坏了？”

文艺秋说：“你都淌血了，要是感染得了破伤风，就麻烦了。”

万声说：“革命烈士流血牺牲都不怕，我这点小擦小碰算什么，咱们走。”万声说着，站起身，要扶文艺秋，文艺秋一摆手，自己站了起来。

万声扛着自行车走着，文艺秋提着一个车轮子，跟在后面。

文艺秋说：“这得什么时候能走回去啊？”

万声说：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。红军长征都不怕，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，你要是走不动了，我背你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算了，你还是背自行车吧。”

万声问：“文艺秋同学，你在本子上画的那个人是谁呀？”

文艺秋说：“你怎么这么喜欢打听？”

万声说：“居里夫人认为，好奇心是学者的第一美德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可你应该把好奇心放在学习上，不应该放在别人的私事上。”

万声说：“说得对，对了，你给我画张像好吗？”文艺秋琢磨片刻，点头答应了他。于是，万声扶着缺了一个轮子的自行车站在树旁，文艺秋坐在石墩上，抱

着本子，擎着笔望着。

万声说：“车大梁往下就别画了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别说话。”文艺秋话音一落，万声立刻就闭上了嘴巴，像个听话的孩子一样，文艺秋琢磨着，良久，她画了起来。

夜色如水露如月，万声和文艺秋回到学校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了。

文艺秋从书包里掏出一张纸，叠好，递给万声，默默走了。万声走到路灯下，展开纸，上面画的是“万声扛着自行车走的背影，自行车少了一个轮子”，看着看着，万声就愉快地笑了，这份喜悦，穿透了黑夜。

刚回到寝室的文艺秋，就听到了一个消息，崔老师来找过她，说是把维克的录音带到学校了。文艺秋一听到这个名字，按捺不住自己的心跳，转身跑了出去，四处寻找崔老师。在学校遍寻不见的时候，文艺秋去找万声，崔老师家的地址万声知道。看文艺秋如此着急，万声也就告诉了她，还没等万声问为了什么，文艺秋一溜烟地就跑了。

文艺秋气喘吁吁地跑到崔老师家门口，她望着门牌号，然后拍着院门。

良久，门开了，崔雨浓站在门口，望着文艺秋，说：“这不是文艺秋吗？你找我有事？”

文艺秋喘着气问：“崔老师，维克的录音带到学校了？”

崔雨浓说：“是呀，我已经叫人通知你了。”

文艺秋问：“那录音带在哪儿呢？”

崔雨浓说：“先存放在资料室了，现在估计早就被同学们借走了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那什么时候能还回来呢？”

崔雨浓说：“就一盘录音带，好多同学等着呢。这样，你明天去资料室问问吧。”文艺秋沉默了一会儿，和崔老师告别，崔雨浓看夜深了，想着送送她，文艺秋婉拒崔老师的好意，腿脚生风一样，很快跑远了。

也许是太心急了，文艺秋在胡同里转来转去，黑暗之中，她像是迷路了。这时，一个醉汉摇摇晃晃地走来，文艺秋赶紧藏在一处杂货堆后面，一只野猫窜了出来，她吓得大叫一声，引起了醉汉的注意，文艺秋什么也来不及想，撒腿就跑。

万声的及时出现，让文艺秋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惊魂未定之后，总算是去除了恐惧。万声把文艺秋送回学校，太晚了，他担心人多眼杂，不好解释，就嘱咐好文艺秋，自己一个人留在了校外。为了让文艺秋放心，他还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借口，说是去同学的叔叔家借宿，文艺秋没有细想，也就信了。

望着文艺秋离开，万声一个人在空荡荡的街头游荡，冰冷的秋夜，他蜷缩一

团，只是他的心里，始终是暖烘烘的，他用一颗真诚的心，守护着她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文艺秋就去学校资料室，果然不出所料，来借维克录音带的，管理员的记录本上已经排了长长的名字，就算从这一刻开始，文艺秋也要等到寒假之后，她失望地走开，心头升起一团愁云，久久不散。

文艺秋的烦恼，万声都看在眼里，他挖空心思地为文艺秋消解。当文艺秋回到宿舍，从书包里拿书的时候，又掏出一个纸包，她望着纸包，良久，打开纸包。一个录音带出现了，上面有一个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“今天务必听完，明天还到资料室。”

文艺秋一时激动得无法言喻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想赶紧去广播台，听到这个声音。广播台是个小平房，只有几平方米，很简陋。文艺秋背书包走了进去，她关上屋门，锁上门。

文艺秋坐在桌前，从书包里掏出录音带，她把录音带缓缓塞进播放机，她的手颤抖着。文艺秋长出一口气，打开播放机开关。

良久，炮声传来，子弹呼啸声传来，飞机声传来，维克的声音也传来了，那敏锐丰富的声音，让文艺秋陷入不可自拔。文艺秋的脑海里，又出现了崔老师讲述的画面，残酷的战争，炮火轰隆，硝烟弥漫，苏联士兵们纷纷中弹倒下，英勇的红军战士，爬上电线杆，在电线杆顶端擎着喇叭播音，子弹就在他身边呼啸而过，他依旧擎着铁皮喇叭在播音。

维克的声音反复传来，打断了文艺秋的回想，她迅速捧着本子，在上面不断画着，那是她梦里的轮廓。

文艺秋反复听着维克的声音，不知不觉忘记了时间，直到敲门声传来，管理员来提醒她，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只是这个声音，刻在了她的心里，融入了她的血液。以至于她回到宿舍，躺在床上，还紧紧地把录音带抱在胸前，像是贴住了一种温暖，与她生命相连。

在同学郑兴旺眼中，万声这两天不寻常，总不见他吃饭，怎么问都被他找借口打发了。

学校的操场上，常富贵被电视专业的孙树才撞了个四仰八叉，万声和郑兴旺闻讯赶去，只见常富贵坐在地上，孙树才带领着几个电视专业的同学围着他。

孙树才说：“我说常富贵，你服不服？”

常富贵说：“不服！”

孙树才问：“怎么个不服？”

常富贵说：“我昨晚用功学习，没睡好觉，等明天睡足了，我顶你个人仰马翻外加狗啃屎。”

孙树才说：“有本事得长在腿上，不能长在嘴上，否则嘴太沉了，抬不起头来，难道你们班的人都是这样吗？”电视专业的同学哈哈大笑。就在此时，万声带着郑兴旺等人赶来，万声厉声质问说：“孙树才，你说谁呢？”

孙树才说：“哟，帮手来了，怎么，你也想跟我走几个回合？”

万声说：“就怕你输了找借口，说我们车轮战。”

孙树才说：“那不是爷儿们干的事，魁星点斗，独占鳌头！”

万声高声地说：“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！”

孙树才和万声盘起一只腿撞拐子，二人撞来撞去，不分胜负。僵持之中，渐渐地，两个人都汗流浹背。突然，孙树才猛地朝万声撞来，万声闪身躲过，然后从背面顶翻孙树才，孙树才站立不稳，趴在地上。郑兴旺、常富贵等众同学叫好，万声望着众人，他眼前一黑，仰身倒地。

等万声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在医院里了。医生告诉崔雨浓，患者是饿的，喝点糖水，按时吃饭就好了。崔雨浓百思不得其解，万声粮票够用，怎么饿成这样？无论崔雨浓怎么问，万声也只说是：“不饿，就没吃。”

崔雨浓语重心长地说：“不饿也得按时吃饭，年轻人不能凭着体力好就饥一顿饱一顿的，你们可是国家的希望啊。”万声点点头，和老师说再见。

之后，万声如往常一样，进入了学校的小树林，他从裤腰里兜掏出一沓粮票，抽出两张，对面的一个同学接过粮票，说：“加上这两张，正好。”

万声说：“有这话就行了。”万声又把粮票塞进裤腰里兜。

同学说：“我说万声啊，我就想不明白，不就是听个录音带吗？早听晚听不都一样，值得拿粮票换吗？”

万声说：“太值得了。”

同学说：“饿肚子的滋味不好受吧？”

万声说：“可舒服了。”

同学说：“你这人真奇怪。”

万声说：“是你不懂。”万声说完，就和同学分道而行，在他心里，为了看着文艺秋高兴，别说忍饥挨饿，让他做什么，都值得。

这份不自觉的欢喜让万声全心全意地付出，是发自灵魂深处的坚持。

文艺秋知道万声的事儿后，万声已经安然无恙地坐在教室里上课了，她特意带了老家的烤鱼片，送给万声，万声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不用不用。”

文艺秋说：“往而不来，非礼也，来而不往，亦非礼也。”

万声问：“你都知道了？”

文艺秋说：“除了你我想不出旁人来，录音带你是怎么弄到的？”

万声沉默着，文艺秋让他说话，他反而一句也说不出，正好崔老师进来，开始上课了。万声笑笑，提醒文艺秋好好听课，这是文艺秋经常说给他听的。

崔雨浓说：“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过几天，苏联的战地纪录片就能送到我们学校，到时候大家就可以观看了。”

文艺秋高声地说：“老师，能看到维克吗？”

众同学望着文艺秋。

文艺秋不好意思地解释说：“我是说战地纪录片里有广播员播音的画面吗？”

崔雨浓说：“我想既然是送到我们学校来的，应该有播音的画面。”

崔雨浓说完，开始讲新课程，文艺秋听着，就又走了神，进入到了维克的声音之中。这个声音，仿佛天生就成为了她灵魂的另一半，让她魂牵梦系。

第二章

冬日哈气成冰，太阳散发着清冷的光辉，映照在雪地上，闪闪发亮，像一把把薄薄的刀刃铺在地上，不时还有散落的雪花，不慌不忙，却是冷彻心骨。

文艺秋和万声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习，崔雨浓也是让他们长长见识，开开眼界，刻苦学习，为以后努力工作做好准备。

文艺秋、万声和同学们站在播音间外，透过隔窗朝里面望着，忍不住地赞叹。试想，以他们所学习的播音专业，谁不想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？那是梦寐以求的单位。

文艺秋端着一杯水走进广播间，她把水杯放在播音桌上。一个女播音员走了进来，文艺秋连忙向老师问好。女播音员刚要坐，她望见水杯，眉头紧皱，高声地说：“是谁把水杯放在这的！”

文艺秋说：“老师，是我放的。”

女播音员说：“赶紧拿到一边去！”文艺秋不断解释，这是她特意为老师精心准备的水，播音员老师并不领情，毫不客气地让她拿走。

望着文艺秋离去，播音员老师又叫住了她，说：“这位同学，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，可是既然你走进了播音间，那你就得遵守播音间的规章制度。播音桌是这个屋里最重要的部分，如果不慎将水洒在上面，造成设备短路等严重事故，影响正常播音，那后果可想而知。”听到播音员老师这么说，文艺秋豁然开朗，不住地向播音员老师承认错误，看着她是真心明白了，播音员老师笑了，特意喝了一口水，随即向文艺秋道谢。

女播音员坐在播音桌前，戴上耳机，开始广播，又有男播音员进来，一起进入工作。文艺秋静静地听着播音员老师的播报，捧着本子记录着。当播音员老师